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二十六回 山徑逃蹤鋤禿惡 黃河訪故阻官兵

詩曰： 貪淫禿子狠如蛇，計入深山狎俊娃。
衰柳暫為雲雨榻，層岩權作蝶蜂衙。
色空不悟三乘法，砲烙方知一念差。
寄語闍黎須守戒，莫教血肉喂殘鴉。

話說杜伏威見官兵殺上岸來，口中又念真言，喝眾大漢上前迎敵。那一邊軍士吶喊搖旗正欲接戰，猛地狂風滾滾，天昏地暗，石走砂飛。官軍都是步兵，眯了眼不知東西南北，被杜伏威人馬一衝，殺得大敗虧輸，為頭兩個將官，先自逃命去了，眾軍各不相顧，亂竄奔走。杜伏威驅大漢掩殺，就如斬瓜切菜，大半殺死岸邊，餘者落水逃命。後邊眾好漢只顧追襲，據搶盔甲器械糧食行囊。

杜伏威搶了一枝鐵桿長鎗，竟把敗殘軍直追出岸口來，只見一個軍士被迫得慌，急切沒處躲，鑽入亂草窩裏。杜伏威捉住問道：「這軍兵是何處發來，兩員將官卻是何人？快快實說，饒你性命！」那軍士道：「小人等是岐陽郡管下，各州縣調遣來守禦的官軍。那兩員將官，一個是桑參將麾下督陣官劉勳，一個是麟遊縣長鎗手教師屠勝，這兩個逃生了。若回去見了桑參將，必另調追兵。昨晚發兵時，已行飛檄各處關津知會，教嚴加守備。將軍此去須要小心。」杜伏威道：「本該殺你，看你言語誠實，饒你殘生，去罷！」軍士磕頭而去。杜伏威回轉舊路空闊地上，查點眾漢，不曾傷折一個。口中默誦真言，把人馬依舊變為草荳，將來收藏過了。這些逃牢的好漢，都驚駭下拜道：「老爺真天神也，有此法術，怕甚官軍，我輩可以放心前去。」杜伏威分付道：「你們只要一心一意隨我杜爺，不愁不富貴。」內中一個好漢問道：「不知爺爺今往何處，去尋個安身立命的所在？」

杜伏威道：「黃河之中，有一孟門山，乃是宜川所屬地方。山上有一相識弟兄，姓繆，名一麟，據山創寨，聚集千餘僂儻，錢糧廣有，劫掠往來客商，搶奪四方財帛，近來山寨裏甚是興旺。日前我打從那裏經過，與他比試武藝，不相上下，因此結為八拜之交，留我在寨中共事。奈因送先祖骸骨歸葬，故別了他到我三叔家內棲身，不期遭此大變，送了我叔孀兩條性命。如今逕往孟門山上入夥，大家圖箇快活。」眾好漢齊聲道：「我等也常在江湖上做些私商買賣，一向聞得繆公大名，不想發覺，監禁在獄，自分此生不能再睹天日，感爺爺救拔，死裏逃生，情願執鞭墜鐙，生死相隨。」杜伏威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今日我們勝了一陣，必定有追兵再至。這裏到孟門山，快殺也有四五箇日頭，一路都有城池關隘，皆旱路，倘或前途攔阻，後有追兵，豈不前後受敵？」一個好漢道：「爺爺見得極明，就是我們夥著二百餘人同走，未免驚人眼目，雖是爺爺有法術，若遇關津，只爺爺可過，我等眾人，復遭羅網，小人倒有一個小見識，不知好否？」

杜伏威道：「有甚計較快說來，及早打點走路。」那漢道：「小人雖沒甚武藝，自小跟著一位穿齋師父，學得一身飛簷走壁，騰波躍浪的手段，常在黃河出沒，路徑頗熟。這裏從旱路去，是一條官路，入金牙關數日間可到永寧關口。下了黃河，船若風一順，不一日到得孟門山了。其次即從這裏盤過野人塢，逕落黃河，便是風順，也要三五日到宜川地方。還有一條小路，逕過杜陽城往東南而走，一路俱是山徑，極其幽僻，人跡罕到。渡溪盤嶺，也須□餘日光景，方可得到宜川縣。我等分做三路，著幾個扮作客商，幾個扮作乞丐，或扮些走方賣藥的，打卦耍拳相臉的，陸續行動，庶免官兵追襲，此計若何？」杜伏威道：「這議論甚妙。眾人聽我說，如有要回鄉里的，各從其便。要到孟門山去的，分作三路而行，都約至宜川縣驛前取齊。快快決斷，莫遲疑誤事！」眾好漢一齊道：「我等蒙爺爺脫離大難，生死願從，並無二心。」杜伏威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不可失信，我在黃河渡口，著人相等。列位姓名，俱乞留下，以為相見之證。」眾人歡喜都道好，就是這一個議路徑的好漢姓名寫起，原來姓朱名儉，次後一一書寫明白，共二百五□七人。杜伏威將紙單兒收了，發付眾人各自裝扮走路。眾好漢俱拜別，分頭起行。

杜伏威將前合成的丸藥，散與眾人，分付道：「攬不遇酒飯店，喫此數粒，可以耐飢。」又與朱儉商議道：「我本該從大路去，奈有先叔之等繫累難行，若有阻擋，甚為不便，煩公指引從小路去罷。」朱儉道：「小人引導，往小路去為妥。」當時多人，一半從大路而走，一半攬過野人塢，逕下黃河去了。只有三□一人和朱儉勝金姐來福，又有侍婢二人，跟從杜伏威共三□七人，同行小路。一路果然幽僻，走了數日，並無箇人煙。杜伏威帶得有祖師丹藥充飢，自不必說。至第五日，一行人正趨路間，只見大霧漫空，對面不見。正是：

樵子不通柴徑，老翁失卻漁舟。漫天漫地，怎辨南北東西。如雨如雲，罩盡江山社稷。嘹嘹孤雁，也不知何處悲鳴。滴滴流泉，那曉他何方瀉溜。進一步，退一步，渾如大海沒津涯。聞其聲，眯其形，儼若夢中相聚會。前途昏杳，莫非誤入鬼門關。後路模糊，不是陽間花世界。耳畔止聞山鳥叫，面前不見虎狼行。

朱儉道：「今日偏不湊巧，前去正是鳳凰嶺，極其險峻，內多虎狼，值此大霧，怎生行走？」杜伏威道：「既然前途險峻，暫且停步，待霧息再行。」朱儉等道：「說得是。」

眾人揀一潔淨之地，坐做一處，等候霧收再行。正坐之間，忽聽得有人聲不住的喊叫：「救命救命！」眾人細聽，卻是個婦人聲音。杜伏威道：「卻不作怪，這深山僻嶺之處，為何有婦人叫喊！」朱儉道：「莫非是不良輩在此幹些勾當麼？」一齊起身四圍尋找。此時霧氣漸息，半空現出日光。朱儉聽著聲音，向北尋去。不上四五□步，只見山凹邊樹叢之中，兩個胖大和尚，將一個年少婦人赤條條背剪，綁在一株大柳樹上，在那裏淫媾，那婦人哭啼啼的，不住叫喊。朱儉見了，不覺怒從心起，兩眼圓睜，大踏步向前喝道：「賊禿驢，怎地在此幹這迷天大罪，不要走，看打！」抽出身邊鐵尺，眼光頭上正要劈下，不隄防這一個和尚在傍隔開鐵尺，只一脚尖，將朱儉踢倒樹邊，揮拳就打。背後杜伏威等一齊趕到，正是寡不敵眾，猶如眾虎攢羊，將兩個和尚打倒。叫勝金姐替那婦人解了繩索，穿上衣服。即將那繩索親縛了兩個和尚，丟在樹根邊。次後問那婦人：「你家住何處，為何隨著這兩個禿賊，在這裏幹這般勾當？」

那婦人一頭哭一頭訴道：「小媳婦住在前村，地名朱家塢。妾身程氏，丈夫朱慶。□日前來了這個爆眼紅珠的和尚，拜求丈夫，要借門首打坐。妾身不容，倒是丈夫道：‘他是佛家子弟，化緣度日，與他門外坐坐何妨。’這和尚坐在妾家門首，早晚誦經念佛，且是至誠。妾見他勞心，或茶或飯，丈夫不在時，就自拿些與他喫，一連□餘日不去。今日五更，妾因有孕腹痛，丈夫起早進城贖藥。出門之後聽推得門響，只道是丈夫轉來，忽見這打坐和尚同那個長腳和尚闖入房裏，一個將妾綁住。妾欲叫喚，他將一把明晃晃尖刀攔在頭上，喝道：‘若叫一聲，割落你頭！’一個收拾財帛，驅妾出門，來到這裏，綁縛樹上淫污。妾無奈，只得喊叫，天幸老爺們來救了性命。」說罷就拜。杜伏威大怒，持刀正要砍這兩個和尚。

朱儉上前道：「爺爺，且慢動手，一刀一個，他卻死得便宜，將這兩個落地獄的狗禿，我且教他慢慢受用些疼痛方好。」令勝金姐和婦人站遠些。和尚見勢頭不好，哀求饒命。朱儉道：「你不要叫，老爺親自伏侍你。」將兩個剝了衣服，扳轉身來，仰面朝天，尋些乾草及枯死的樹柯，將和尚的坐褥兒割碎，取出棉衣，夾草帶枝，紮縛在和尚陽物上。來福笑道：「原來這兩個小禿驢怕冷，這般日色，還緊緊的護這一身棉絮，頭上又戴個綿搭兒。」眾人道：「休要取笑，且看朱大哥做作。」只見朱儉身邊取一塊火石，敲出火種，將硫黃淬著。那亂草樹枝與棉花，且是枯燥易著，一步步燒到陽物上來。兩個和尚□分疼痛，喊叫連天，欲要掙扎，被繩索纏縛。眾好漢又把棍棒兩邊拄定，動彈不得。

原來人的皮肉是有油的，見火愈著，況有那些引火之物，直燒得皮焦肉爛，臭氣薰蒸。兩禿驢熬疼不過，連聲哀告，只求早死。杜伏威拍手大笑道：「聞你這小和尚坐化，特地替你下火。」又燒了半個時辰，看看氣絕，不能動了，朱儉教眾人動手，刀斧

齊下，砍為肉泥。可憐兇兇遊僧，因色化為野鬼。杜伏威領了一行人，和那婦人同過嶺來。走到午牌時分，遠遠見煙光透起，乃是一村人家，約有三四□家。那婦人指道：「前面正是我家了。」朱儉道：「你們且慢行，待我先去探看，你家還是如何。」說罷，三兩步跑到村口，只見鬧叢叢圍著數□人，在那裏大驚小怪的叫嚷。立住聽時，一個後生跌腳哭道：「天呀，不知怎地被那禿廝騙去了！」有的道：「和尚是色中餓鬼，見你渾家有些姿色，畢竟拐騙去了。」有的道：「朱兄，你常不在家，想是大嫂和那和尚有情，勾搭上了，通同走脫。」有的道：「朱大嫂是老實的人，決無此事。作速四下尋覓，或者還在不遠哩。」三三兩兩，議論不定。

朱儉分開眾人問道：「你們為甚事，在此喧嚷？」內中一個答道：「客官，你自行路，莫管這閑事。」朱儉笑道：「便與我說說，我在下崙一抱不平，與人出力，或者管得這事，也未可知，何必遮蓋？」又一個道：「客官，一樁古怪之事，門不開，戶不開，房中不見了紅繡鞋。就是敝地朱兄，五更出門，往城裏贖藥。他渾家被一個打坐和尚騙去了，房中金銀首飾，細軟東西，盜得一空，故此煩惱，又不知上南落北，來蹤去跡，那裏去尋覓？」朱儉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只要重出賞錢，朱兄渾家，在我身上包還他，須不慘切。」眾人喧哄道：「這客官倒來取笑，你既應承，必要下落。」朱儉道：「拐騙之事，報信不實者，即為通同，豈可妄說？」將手向北指道：「那來的可是你渾家麼？」朱慶和眾人回頭一看，遠遠見程氏來了。朱慶喜從天降，慌忙跑向前，扶了渾家到門首問道：「怎麼你被那禿廝騙將去了，又如何與客人們回同？」程氏將捉去姦淫，幸逢這夥客人救了命，燒死和尚情由，哭訴一遍。朱慶忙向杜伏威朱儉倒身下拜，便欲款留一行人酒飯。

杜伏威把那金銀包裹還了朱慶，辭道：「我等是要趕路程買貨的，恐耽擱誤了日子，不必酒飯。但有一事相託，乞莫推故。」指著勝金姐道：「這是我的族中姐姐，因丈夫在宜川縣為客身，故今隨我便道，同往奔喪。奈因嬌怯多病，不能前進，意欲寄居尊府，留此丫鬟相伴。待我一到宜川，即催車兒來接，那時并酬謝禮。」朱慶道：「若不是官人恩賜，朱某怎能財兩得。今令姐路途不便，舍下儘可安身，常羹菜飯，不嫌輕慢便好，怎講這酬謝的話。」

杜伏威甚喜，將帶來細軟財帛，交割與勝金姐收管，附耳低言，說了幾句要緊關目的話，別了朱慶夫妻，即和來福等一行人，匆匆趨路去了。朱慶因款留不住，心下怏怏不已，滿村人盡皆感激。程氏接引勝金姐到家內，灑掃一間靜室，安頓二人，早晚懇勤相待，不必細說。

且說杜伏威和朱儉沿途笑說：「遇此一樁奇事，那和尚與這婦無緣，撞著我等，打散了風流陣。」互相談笑，不覺又走過了數□里路，天色已晚，分投飯店安歇。次日又同趨路，一連行了數日，看看將近宜川。杜伏威問：「此去尚有多少路程？」朱儉道：「前面已近黃河渡口。」杜伏威道：「我先渡過寨裏去見繆公端，你領眾人就在這裏候那兩路來的弟兄，取齊渡河進寨，不可有誤！」朱儉道：「小人理會得，爺爺先去，眾人一到，即來參謁。」朱儉與一行人，四散尋覓飯店安身。

杜伏威獨行到黃河渡邊，並不見一舟來往，心下焦躁，只得脫了衣服，沒過河去。看官聽說，伏威自小是沒水慣的，又有法術，所以這廣闊黃河，不一時沒過對岸。到得山邊，只見遍地屍骸，滿場血肉，無一隻船來接應，比前大是不同。杜伏威心內疑怪，且上了岸，穿衣望前面進行。至土牆邊，柵門緊閉，寂無人聲。杜伏威高聲叫道：「柵內有人麼？」叫聲未絕，柵裏一聲梆子響，弩箭砲石亂射出來。杜伏威吃了一驚，忙叫：「不要放箭！我是杜爺，特來拜謁大王，快開柵門！」守柵僕僮上前細看了，認得是杜伏威，即忙開門放入。杜伏威問道：「緊閉柵門，坡上盡堆屍骸，卻是何故？」僕僮道：「爺爺，說不得。繆大王身被重傷，臥床不起。爺爺來得正好，見了便知端的。」杜伏威忙趨進關，奔入寨中。合寨僕僮，盡皆歡喜，急入帳中通報。繆公端令接入臥榻前相見。杜伏威隨入房內，舉目看時，有北寄生草為證。但見：

淒慘慘愁添緒，急煎煎火燎眉。渾身疲軟精神悴，喘吁吁難統貔貅隊，氣昏沉怎把官軍退。喑聲慄慄聽鼙鼓振邊關，撲簌簌搵不住英雄淚！

繆公端臥於床上，呻吟道：「賢弟，你緣何許多時方來？」杜伏威道：「從容細稟衷曲。大哥為何如此狼狽，端的因著甚來？」繆公端請杜伏威坐於床榻之上，嗟嘆道：「自賢弟別後，不及數日，報湖上有一隻官船經過，小僕僮說是鄆州知州周陞，為官貪酷，百姓受其毒害，任滿朝覲，滿載而歸。當下我聞報，即傳令頭目率領僕僮，將周陞一家老幼盡皆殺了，取其金銀歸寨。船上有逃得性命的，飛報本州，轉申延州府。臣耐那太守蔣勳發軍數千，駕舟圍逼水寨。見陣數次，勝負未分。近日又添了一個勇將，是鎮守高奴城軍官俞福，前來助戰，身軀雄偉，使開山鉞斧，勇不可當。我與他廝殺，連輸三陣，身中數箭，臥不能起。僕僮被他殺傷了一半，寨子破在旦夕。幸得蔣太守身發重疾，暫收軍馬回去。算他不日必要復來，我正在此無計可施，喜賢弟到來，吾無憂矣。就請賢弟為山寨之主，督理軍務。」杜伏威道：「大哥不須憂怖，且自調理貴體。那廝來時，小弟先試一陣，另有良計破之。」繆公端道：「賢弟作主，有何懼哉！」

二人談話間，只聽得砲響鼓鳴，人聲鼎沸。探事僕僮飛報入來：「蔣太守病痊，率領將官俞福，軍士數千，駕舟圍逼水寨，比前番更是浩大。」繆公端見說，戰慄不安。杜伏威笑道：「大哥不必驚惶，待小弟挺身退敵。」即披挂提鎗上馬，帶領數百僕僮，開關迎敵。只見河中數百隻戰船，團團圍遶，逼近岸邊。遙見一大將立于艤檣之上，頭帶鳳翅盔，身穿白錦戰袍，上罩魚鱗細甲，手持大斧，指麾眾軍吶喊攻打。杜伏威見了，下馬登舟，將戰艦一字兒擺開，擂鼓搖旗，向前迎敵對陣。俞福見有人邀戰，把大船飛也似搖動，直衝過來。兩下鼓聲振天，箭如雨發，彼此射住陣角。少刻兩船相合，杜伏威厲聲道：「你等何處鳥軍，敢擅攻大寨，自來納命，知進退的速返征旗，不然教你立刻身葬魚腹！」俞福笑道：「大膽狂徒，不思改邪歸正，尚教大言。早早卸甲歸降，免汝一死！」杜伏威大怒，挺鎗就刺。俞福持大斧劈面砍來，兩個在船頭上交鋒戰，鬥不數合，蔣太守恐俞福有失，指麾眾軍助戰，四面圍裏將攏來。自古寡難敵眾，小僕僮如何抵得住！撥轉船各自奔散。官軍箭如飛蝗，中箭落水者，不計其數。

杜伏威立在船頭，奮勇鏖戰，並無半點兒懼怯。太守跨落小舟，親自擂鼓助陣，大叫：「不要走了賊首！」眾官軍將船四圍攢繞，把杜伏威困在當中。搖槳駕舟的俱射下水去了，單剩杜伏威一人，那船無人駕馭，便橫轉來。杜伏威呵呵大笑，照俞福面門虛擲一鎗，俞福側身躲過，杜伏威棄鎗，跳入水中。俞福忙令善沒水軍士□餘人，下水來捉杜伏威。杜伏威賣一解數，名為鯽魚爆腹，從水底躍起，離水面丈餘，懸空打一筋斗，直攢數箭水面，頭向下，腳朝天，復鑽入河心。眾軍都沒入水底來拿，被杜伏威拔出腰刀，排頭兒砍將過來，幾乎殺個盡絕，只見骨都都血水泛出河面。俞福蔣太守看了，情知著了手，並跌足叫苦。不隄防杜伏威從水底鑽到蔣太守船邊，將船梢盡力一搖，太守立腳不住。撲通的跌入水中。俞福見了，急令軍士救援蔣太守上船，暫且收軍。有詩為證：

何處來飛將，英雄壓孟門。

縱橫波浪裏，官卒可平吞。

再說杜伏威從水底遊到河口上岸，回寨來見繆公端。繆公端又驚又喜道：「適纔僕僮報官軍勢大，被他戰敗，賢弟已投水中，為何得生而返？」杜伏威笑道：「官兵雖眾，俱非精銳，俞福雖勇，亦非萬人之敵。今日故意挫動一陣，使官軍放心圍困山寨。我這裏且謹守數日，自有破敵之策。兄長安心，管取高枕無憂。」繆公端暗思：「今日一戰，大敗而回，又說甚破敵之策？」心下雖然疑惑，不敢再問，且傳下號令，分付守關僕僮，添上擂木砲石，晝夜防衛，不在話下。

蔣太守被杜伏威攆落水中，俞福救起回寨，心下大惱。次日正欲調軍攻打山寨，忽哨馬報：「岐陽府提督團練使葉榮，引軍助陣。」此是桑參將因杜伏威反獄，合家被害，急欲報讎，刻期發兵追襲。見屠勝劉勳敗陣逃回，將二人即時罷黜，緝拿杜門親戚，勘問杜伏威去向。原來那日反亂之時，杜伏威恐禍貽親族，已令人分頭通報，盡皆棄家逃竄去了。止有杜應元之舅孔毅，遠房姪杜柵，避在城外山中，緝著被獲到官。孔毅供稱杜伏威令來福招引，欲同往黃河孟門山逃難等情。桑參將把二人下獄監候，復選步兵一千五百，委葉榮統領，星夜追至黃河渡口，助蔣太守勦賊。蔣太守俞福接見，設宴款待。葉榮細問賊營之虛實，蔣太守道：「賊

首繆一麟連敗數陣，身中三箭，閉關不出，賊巢將破。近來添了一個賊將，不知何處來的，年方弱冠，□分驍勇。日昨交鋒，被俞將軍逼落河中，令軍士下水擒捉，反被殺傷。不意賊將在水底將我戰船扳翻，盡皆落水，險些兒身葬魚腹。今幸將軍駕臨，必有奇策。」葉榮道：「看他山寨，不過一窪之地，況賊首殺敗，破之甚易。雖有乳臭小寇，何足慮哉！」附耳道：「只須如此如此，賊寇指日可破。」蔣太守甚喜。當下葉榮傳令：「本部軍士，每一人要蘆柴一束，初更取齊進發。」

此時眾軍打點齊備，盡皆銜枚，輕舟前進。二更盡，直抵黃河上岸，逼近木柵，數處堆起蘆柴，一面放火燒柵，一面擂鼓呐喊。關內僂僂急放弩箭砲石，官軍愈加攻擊。僂僂飛報寨裏，杜伏威知覺，忙披挂綽鎗上馬，飛奔關前，只見木柵四圍皆已燒著。杜伏威棄鎗，披髮仗劍，口中念動真言。霎時月色無光，驟雨大降，卻是杜伏威運黃河之水，澆滅大火。眾官軍淋得衣甲透濕，無處藏身。少頃雨住，狂風大起，刮得眾人立腳不定，個個驚慌亂竄。葉榮禁上不住，也放馬落荒而走。後面喊聲大振，大隊僂僂點起火把，簇擁杜伏威追出關來。葉榮回頭看時，追騎已近，平欺杜伏威年幼，不以為意，帶轉馬，舞刀接戰。杜伏威鎗尖早到額角，葉榮躲閃不及，面中一鎗，倒撞下馬，杜伏威割了首級，驅僂僂四下搜殺官兵，四鼓盡，收軍回寨獻捷。繆一麟鼓掌大悅，方信伏威英勇，前言果不謬也。有詩為證：

不識孫吳妙，徒知用火攻。

烈煙隨火滅，詭計已成空。

當夜俞福引本部官軍，駕數□隻大船，渡河接應。初時見火光競起，倏然又雨降火熄，少頃又見火光明亮，喊聲不絕，心下驚疑，催軍急急搖船前進。忽見水中逃命官兵，爬上船來，報說戰敗，主將已被少年賊將所殺。俞福大驚，即駕舟轉回南岸，與蔣太守備言其事。合寨驚愕，不敢逼近寨柵，只將軍馬隔河遠遠圍困，緩緩攻打。

再說朱儉其一行人，在飯店裏候了數日，眾好漢陸續來到，同至僻靜處照會了。朱儉查點人數，共一百三□餘人。正要覓船渡河，只聽得金鼓喧天，喊聲振地。朱儉驚問店主人：「這喊戰金鼓之聲，卻是何處？」店人道：「客官不知，離我這鎮頭五七里路，即是永寧關口。黃河之中，有一強盜，姓繆名一麟，號公端，身長九尺，武藝過人，聚集千餘僂僂，倚山傍河，創一大寨，打家劫舍，攔截客商，數年無人敢近。今因劫了鄆州知州的官船，知州一家盡被殺死，本郡太守蔣爺發軍征勦。這喊殺之聲，又是兩下交戰了。」朱儉聽罷大驚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正要投奔繆公，不期與官軍交戰，怎生過去見得杜爺？」心內憂煎，且分付眾人密密四散藏頓，不可被人識破。自卻離了飯店，沿河打聽消息。遠遠見官軍撐舟駕檣，紛紛攻寨，朱儉只得在河岸盡頭楓樹下坐地，想道：「怎地得到寨裏，通一箇信息也好。」當日不歸飯店，拚著命走到路口茅店裏，沽幾壺酒喫了，復到河邊探望。看看天色將晚，官軍撤圍回寨。月色朦朧，朱儉獨自一個，在隄上走來走去，躊躇不決，又不知到大寨有多少路程，又無船隻，不敢下河沒水。悶昏昏的再到楓樹下坐了一會，不覺酒湧上來，一覺睡翻在草裏。

卻說山寨裏，每夜撥兩隻快船，差□個僂僂輪班出來巡哨。當夜悄悄寂寂，把船搖近對河，聽得岸上大樹下打鼾之聲，諒來是官軍細作，輕步上岸，將朱儉綁了，扛下小船，飛也似搖過河來。到山下吹一聲哨子，伏路的僂僂自來接應。朱儉兀自在醉中未醒，直待扛上岸來，方覺臂膊疼痛，問小僂僂：「你們為甚事綁我到此？」僂僂道：「不須多說，請你去山寨中見大王講話。」朱儉暗想：「這必是大寨裏巡風的了。」且不做聲，任他扛上山來。早有入報知寨裏，杜伏威升帳，叫押進細作來。杜伏威看見，原來不是細作，恰是好漢朱儉，慌忙喚僂僂開綁，引進後寨見繆公端。朱儉將上項事細說一遍，又道：「急切裏要到大寨通箇消息，卻沒門路，天幸得僂僂綁來見杜爺。」杜伏威道：「我正要著人來接你眾人，不期官軍催戰，無暇及此。」朱儉道：「適見官軍勢大，將軍未可輕敵。」杜伏威道：「數日前曾和官軍對陣，被我殺一大將，砍死官兵無數。但俞福等恃眾欺敵，一時未肯退兵。你眾人雖拚命欲來救應，這一二百人做得甚事？況且又無大將統領，怎生廝殺？我雖有法術，水面上難以施行。今有密書一封，煩你星夜趕到河東廣寧縣石樓山下張太公莊上，送與林澹然師太，如此如彼，盡在書中。速去速來，不可遲誤！此是要緊軍機，足下莫辭跋涉。」朱儉道：「將軍差遣，生死不辭。事不宜遲，即此便往。」杜伏威寫了書，取白銀五□兩，差兩個僂僂掉船送出河港。

朱儉從僻路上岸，沿河闖出大路，不分晝夜，努力奔馳。不日已到廣寧縣界，一路訪問端的，尋到張太公莊上，見個道人在莊前灌園。朱儉聲喏，要道人引見林師太一面。道人領入莊裏相見了，呈上杜伏威書銀。林澹然著行童安頓了行囊，陪朱儉酒飯，次後拆書看時，那書上寫道：

自別恩師，兢兢負祖骸骨，途中奇遇，不一而足，未暇悉陳。坻岐陽，幸遇先叔，賴完葬事。繼聞先叔失妾，略施小技，立使璧旋。無如構訟，不肖亦陷縲絏。問官糊塗，害叔自剄，孀母繼死，痛哉痛哉！雖奮力報讐雪憤，敵退追兵，而一路阻滯，不能逕返。石樓繆公端者，曾於中途結盟，彼獨霸黃河，投之庶可自庇，乃今又為官軍所逼，恐其玉碎，不肖亦難瓦全。伏惟恩師俯憐小子，速遣薛弟出奇計來援，則闔寨幸甚。事切燃眉，翹首而待，匆匆不盡，使者能詳。只候萬安，慧照不一。薄具白金五□兩，作供佛之費，叱存是幸。伏威百拜。

林澹然掩書嘆道：「小小年紀，纔出門就惹出大事來，招動干戈，如何佈擺！」

當晚在後園內細觀星象，見東北上將星朗朗，分外光明。心下暗想：「這星象分明應在三個小子身上，須索救他纔是。」次早叫薛舉近前，問道：「男子生于天地，還是樂守田園安分的好，還是能文會武顯耀的好？」薛舉承問，不慌不忙，躬身說出這句心事來。正是：

寧為世上奇男子，不作人間小丈夫。

畢竟薛舉如何應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